

市井故事

老妈的退休生活哲学

董宁

老妈退休那天没有伤感,反而像个领到新课标的孩子,抱着她的绿萝和养生壶就回了家。我原本担心她会不适应从忙碌的会计岗位突然闲下来,可没过三个月,她就把退休生活过成了一本充满智慧的小书,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哲学,比任何鸡汤都更滋养人心。

老妈的第一个哲学,是“慢下来,才能捡得到生活的糖”。刚退休时她也跟风赶过早市,天不亮就背着布兜往菜市场冲,结果买回的菜放坏了一半,自己还累得腰酸背痛。后来她改了规矩,每天早上先在小区花园打一套太极,晒够半小时太阳,等晨露散了、摊主们把菜摆得整整齐齐了才出门。她总说:“早市的菜是抢来的,晚些的菜是挑来的。”现在她的菜篮里的菜永远新鲜,萝卜带着泥土气,番茄透着沙瓤的甜,就连买块豆腐都要和摊主聊两句,问问今天的黄豆是新收的还是陈粮。有次我急着上班,催她快些结账,她却指着摊主切豆腐的手说:“你看这刀工,慢才有形状,生活也一样。”那天我拿着温热的豆腐赶地铁,忽然明白她不是慢,是在用心接住生活掉下来的每一粒碎屑。

“物尽其用,是对日子的尊重”,这是老妈挂在嘴边的话。她的储物柜里藏着各种“宝贝”:洗衣液的空瓶子剪成了笔筒,旧毛衣拆了织成坐垫,就连我淘汰的牛仔裤,都被她改成了结实的购物袋。起初我觉得她太节俭,甚至有些“抠门”,直到看到她用旧布料给小区的流浪猫做窝,把精心保存的玻璃罐送给邻居装咸菜。有次家里装修,工人要把旧木桌扔掉,老妈急得拦住:“这桌子腿是好的,桌面磨磨还能用。”后来那桌子成了阳台的花架,爬满了牵牛花,风吹过时,木头上的纹理都透着生机。她常说:“东西和人一样,别轻易放弃,换个地方就有新用处。”现在我也学着她的样子,把旧T恤改成抹布,把空纸箱做成收纳盒,忽然发现减少浪

费的同时,也减少了内心的浮躁。

在待人接物上,老妈的哲学是“暖三分,留余地”。她在小区的老年大学报了书法班,班里有位阿姨总爱占小便宜,借了笔墨从不归还。有人劝老妈别和她来往,老妈却照样每次上课都多带一份宣纸。我不解,她却说:“人家可能是忘了,也可能是手头紧,这点东西不值钱,别让小事堵了心。”后来那位阿姨主动归还了笔墨,还送了老妈一袋自己种的青菜,原来她家里确实困难,又不好意思开口。老妈常说:“人和人相处,就像浇花,多给点阳光和水,总比泼冷水强。”楼下的保安、快递员、保洁阿姨,她都记着人家的好,逢年过节送些水果点心,所以家里有什么事,大家都愿意搭把手。我渐渐明白,她的“暖”不是讨好,而是用真诚换真诚的智慧。

面对烦恼,老妈的哲学是“翻篇要快,像换日历一样”。有次她精心培养的兰花被邻家的孩子碰断了花枝,我气得要去找人理论,她却已经拿起剪刀修剪残枝:“花还能再长,邻里和气断了就难补了。”她从不把烦恼放在心上,每天晚上都会把当天的不开心像叠衣服一样收起来,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。她的床头放着一本日日历,每天睡前都要撕下来,说:“今天的事今天过,明天的太阳还会升起来。”

现在的老妈,每天练字,养花,和老姐妹们跳广场舞,偶尔也会跟着网上的教同学做新菜。她不再为柴米油盐的琐碎烦恼,也不再为子女的事情过度操心,反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每次回家,看到老妈在阳台上侍弄花草,阳光洒在她的白发上,我就觉得特别安心。她用退休后的生活告诉我:幸福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,而是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诗的能力。那些老妈的退休生活哲学,就像一盏灯,照亮了我的生活,也让我明白,无论人生处于哪个阶段,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岁月是一壶老酒,越酿越醇。
故事是一盏清茶,越泡越香。
我有酒,也有茶,
你有故事吗?



市井故事栏目现面向爱讲故事、会讲故事的“你”征文,请把你生活中那些曾经让你流泪、让你追忆、让你欢喜、让你悸动、使你感到温暖、给你新的力量、送你心香一瓣的故事讲给我们听。

来稿须知:1.本报谢绝同一内容

多次以更改题目等方式重复投稿。2.本报稿酬按照季度结算。3.来稿必须附作者基本信息及建设银行卡号以便稿酬发放,缺少信息的稿件恕不采用。投稿邮箱:whrbzhangyl@163.com。

母亲的手工暖物

卜庆萍

成了我童年冬日里最安心的气息。

到了初中,我开始住校,宿舍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,晚上钻进被窝,冰凉的被褥能直让人打寒战。母亲又动起了脑筋,她找了两块宽大的羊毛毡,裁剪成和床铺差不多的尺寸,中间夹了一层晒干的艾草,缝成了一张“暖炕垫”。羊毛毡本身保暖性好,艾草则能驱寒祛湿,母亲说这样睡着不容易着凉。

我把暖炕垫铺在木板床上,再铺上褥子,晚上躺上去,暖意慢慢从身下蔓延开来,连做梦都是暖的。有个室友家境不好,冬天总冻得睡不着,母亲后来知道了,又多做了一张,让我带给那个室友,还特意叮嘱:“艾草记得拿出来晒,能一直用好几年。”

除了手捂子和暖炕垫,母亲的取暖神器还有很多。她用旧毛线给我们织过带指套的手套,指尖处留了小洞,方便写字。最贴心的是“护颈棉圈”,母亲用软乎乎的腩纶棉编成圆环,外面缝上耐磨的灯芯绒,我上学骑车时套在脖子上,既能护住后颈不进风,冷了还能拉上来捂住半张脸,连围巾都省了。

有一年冬天特别冷,我放学回家时冻得嘴唇发紫,母亲立刻把我拉到灶台边,让我坐在小板凳上,她则把做饭时烧得通红的炭块,用铁钳夹到一个破瓷盆里,再在上面盖一层薄薄的草木灰。炭块在草木灰下慢慢燃烧,没有明

火,却能持续散发热量。母亲又找来一块破旧的棉门帘,围在我和瓷盆周围,做成一个简易的“暖房”。我坐在里面,看着母亲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,听着锅里咕嘟咕嘟的声响,浑身的寒气一点点消散,心里暖烘烘的。

父亲总说母亲“瞎琢磨”,可每次母亲拿出新的取暖神器,他又会默默帮忙打磨木头框架,或是找合适的布料。那些看似朴拙的物件,没有精致的做工,却藏着母亲最细致的心思。她会根据我们的需求调整尺寸,想着如何更安全、更实用,把对家人的爱,一针一线、一绳一布地缝进了冬日的寒夜里。

如今生活好了,暖气、电热毯、暖手宝应有尽有,母亲当年做的那些取暖神器,早已不见了踪影。但每当冬天来临,我总会想起那些带着母亲体温的暖物,想起手捂子里阳光的味道,想起暖炕垫下艾草的清香,想起围在瓷盆边的温暖时光。

上次回家,我无意间提起当年的“暖房”,母亲笑着说:“那时候条件差,只能想这些土办法,现在谁还能用那个。”可我分明看到,她眼角的皱纹里,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。那些看似简陋的取暖神器,不仅焐热了一个个寒冷的冬日,更焐热了我的童年记忆,让我在往后的岁月里,无论遇到多少风霜雨雪,都能想起母亲的巧手与爱意,心中便会涌起无尽的温暖。

母亲的“新闻筛选”

马海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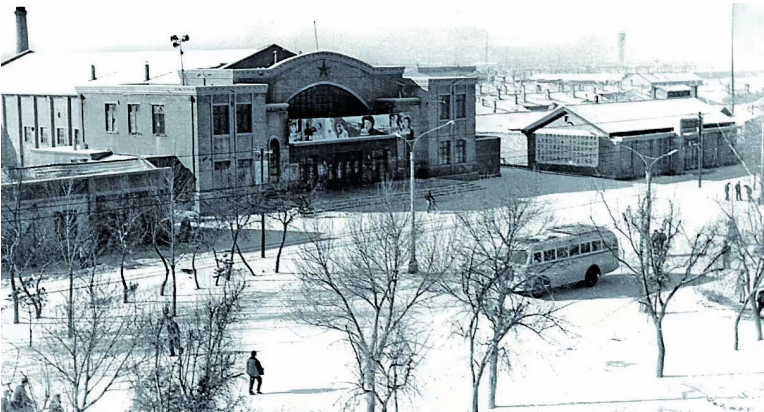
个人根本拖不动她,只能求助邻居,两人一起才把老太太搀起来。当天晚上,老两口就返回了养老院。可没过几天,老太太突然不舒服,夜里打了120,在医院住了一晚上,人就没了。

我和孙同学舅舅聊天时,母亲已经走远了。奇怪呀,她老人家与孙同学母亲也认识,按理应该关心这事才对。回家后,我主动跟母亲感慨:“小孙和他哥经济条件都不差,物质上亏待不了父母,就是对老人的陪伴太少了。她爸本不愿去养老院,否则不可能从养老院回了家。但一个人根本照看不了老伴,儿女又都忙自己的小家,没办法才又回到养老院。”母亲听完,提醒我:“这些话回家别对你两个哥哥说。”我还要继续对此事发表议论,母亲却话锋一转,说起邻居老刘家的事:“老太太5个孩子,老大特别有担当,给弟妹们排了班照顾老母亲。谁要是没空,老大准主动顶上。不值班的

时候,他还经常看监控查岗,弟妹妹若对老人稍有意慢,立马打电话过问。刘老太现在都96岁了,被伺候得舒舒服服,这才叫享福呢。”这些话母亲说过很多多次了,她80岁后,总爱讲谁家孩子孝顺的事儿。

我忍不住问母亲:“您怎么不爱听那些不好的事情,光爱听这些孝顺事儿啊?”母亲叹息道:“我年龄大了,承受能力差了,听不得不好的事情。而且,我眼瞅着也要人照顾了,多说说孝顺的、好的事情,你两个哥哥听着,才能跟着学啊。要是总说那些不孝顺的坏事儿,他们说说不定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多了,那还怎么进步呢?”

原来母亲不愿接收那些坏消息,一来是不愿让负能量破坏心情;二是盼着我们兄妹能多向好的榜样看齐。这份看似“固执”的偏爱,既藏着母亲对晚年生活的惶恐,也包含着她对子女的一份殷切的期待和教诲。



20世纪60年代的新华书店(最右边建筑)。(资料图)



1982年,未实行开架售书的新华书店。(资料图)



2017年,升级改造后的新华书店。(石历增摄)



新华书店的变迁

本报记者 郝荣

从闭架购书的年代到沉浸式阅读空间的普及,几张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照片,定格的不仅是新华书店的模样更迭,更是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与精神生活的时代嬗变。

乌海人爱读书,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。据《乌海市志》记载,1958年,原阿拉善旗(今阿拉善盟)新华书店就已经开始在乌达矿区进行图书发行工作。1959年4月初,乌达矿区划拨1间10多平方米的砖房作为图书发行的固定营业场所。1960年,原乌达市新华书店建立,并新建了40平方米的综合门市部和60平方米的库房、宿舍。1966年,原乌达市又在中心街道新建了200平方米的新华书店门市部。后来,教子沟矿区和苏海图矿区也都新建起新华书店的门市部,方便矿区群众购书。

而另一大矿区——桌子山矿区,也在1959年成立了矿区新华书店。当时,书店只是一间20平方米的土房子。1960年,矿区政府在新建的海勃湾百货大楼二楼划拨了20多平方米的柜台作为图书销售的营业场所。1964年,原海勃湾市新华书店新建了门市部、库房。

1976年12月,乌海市新华书店(内蒙古乌海市新华书店有限公司)成立。与此同时,书店图书品种不断增多,由千余种增加到5000余种。

1985年6月,市新华书店营业办公楼建成使用,一、二楼为新华书店营业部。

当年,全市图书发行人员增至50人,其中市店32人,乌达区店18人。

曾为市新华书店营业员的王秀兰回忆,20世纪80年代初,为顺应时代发展,书店职工需要打破坐店等客的常规,同事们纷纷走出柜台,送书上门。有一段时间,书店积压一部分关于制作上海糕点的书籍。王秀兰便想:这种书家庭用处不大,我市的副食品加工厂可能需要。于是,她把书送到了加工厂。加工厂职工看到书后高兴地说:“我们给上海写信都没买上这本书,现在你给送上门来,可真是雪中送炭。”

市新华书店退休职工朱昌俊记得,当年书店开展图书流动供应时,无专门运输工具,每次去矿区只能搭顺风车或客车。抵达目的地后,还得背着沉甸甸的书捆徒步走很远。“即便摊位扎在荒滩上,乡亲们也会里三层外三层围上来挑书。十几捆书虽压肩,却总能销售一空。”朱昌俊笑着回忆。那时,书店的流动售书,成了深受群众追捧的文化风景线。

为满足读者多元需求,市新华书店积极整合资源、创新服务模式,经多次店面升级改造,现已成为我市图书品类最全、营业面积最大的国有书店。

时代更迭,书香未改。在乌海全力打造“书香城市”的进程中,新华书店主动担当文化使命,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,持续向学校、草原书屋及社会各界捐赠图书,让阅读之风吹遍乌海大地。

拂去历史的尘埃,翻开珍藏的城市相册,乌达矿务局、红楼、乌海火车站、“一通厂”、跃进火力发电厂、漠中泉啤酒厂……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,记录着岁月,记录着往事,也承载着城市的生命脉动与发展变迁。

本报《影像乌海》栏目旨在通过新老照片的对比,讲述难以忘怀的乌海故事,感受近50年城市变化的沧海桑田。



如今新华书店开展的各类读书活动。(市新华书店提供)